

美丽的得耳布尔

李青松

得耳布尔,是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镇,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。从版图上 看,它已经很靠近边境了,西边的界河就是额尔古纳河。

得耳布尔的情况有些特殊。在这里,先有林业局,后有小镇。也就是说,得耳布尔林 业局的开发历史要早于得耳布尔建镇的历史。

得耳布尔小镇是在得耳布尔林业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,才有的行政建制。当地人把得耳布尔林业局简称“得局”,把得耳布尔小 镇简称“得镇”。

对于大兴安岭林区来说,得耳布尔的生态地位非常重要。大兴安岭的朋友恩和特布沁告诉我,得耳布尔这种复合型的生态系统主要有四大生态作用——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的重要依托,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水源涵养区,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屏障,大兴安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。

当年,那些向各地延伸的铁路,哪个没有用大兴安岭林区的木材做枕木呢?那些向地下深处开掘的矿山,哪个没有用大兴安岭林区的木材做矿木呢?那时候的大兴安岭林区,真叫热闹非常,工人们也忙碌非常,铁路线上汽笛声声,一列列装满木材的火车不停驶向各地。

在林区,说到树,无法绕开落叶松。老舍先生曾说:“兴安岭上千般宝,第一应夸落叶松。”1961年,老舍来大兴安岭林区采风,盛赞落叶松的品格和精神。

在得耳布尔,乃至整个大兴安岭林区,森林的主体都是落叶松,分布面积大体占森林面积的七成,有落叶松分布的森林,又被称为“明亮的针叶林”。通常,松树属于常绿树种,而落叶松绝对是个例外。落叶松喜光耐湿,夏季的松林间清爽葱郁。入秋后,一簇簇针叶迅速变黄,灿烂明媚。紧接着,变黄的针叶相约飘落,在地面积成厚厚的“松毯”。

落叶松的球果,每颗有三十二个鳞片,每个鳞片裹着两粒种子。种子长着翅膀,御风而飞,能达百余米。风是落叶松种子的主要传播者。除此,还有松鼠、桦鼠、黑琴鸡、花尾榛鸡等野生动物,也在觅食时不经意传播落叶松的种子。在得耳布尔,越是阴坡,落叶松越是长得茂盛。落叶松品性坚韧而内敛,在秋天集中落叶是为了保存能量,以度过严寒的冬季。

与落叶松伴生的往往是白桦树。白桦树是阔叶树,在落叶松林里散落分布。在林区,我们通常看到的白桦树,往往都是以个体面貌出现,很少有成片生长的情况。让我想不到的是,在得耳布尔的卡鲁奔山上居然有成片的白桦林,而且面积很大,非常壮观。近年来,林区人还开发出了桦树汁饮料——从成年白桦树干中提取汁液,制成饮料,口感微甜微涩,涩不压甜,回甘绵润,且有一种奇异的芳香。

把目光投向得耳布尔小镇吧。一座座崭新的楼房之间,体现林区风格的木刻楞建筑尚有遗存,木板条围栏也间或可见。小镇有两条主干街道,横一条,竖一条。横竖之外还有若干条,但那些算不得街道,应该归类为小巷子了。主干街道两边店铺林立,多是些饭店酒馆,以及土产山货行和日用品超市。若问当地有什么美食,连娃娃也能脱口而出——柳蒿芽炖排骨、黄花菜炒鸡蛋、老山芹包子、四叶菜馅饺子。

这里常住人口不过一万人。当年刚刚开发时,伐木人来自四面八方,有本地猎户,有转业军人,有闯关东的汉子,有刚毕业的大学生……他们怀着不同的梦想,操着不同的口音,在得耳布尔落户安家。

现年八十八岁的徐殿荣曾经是一名志愿军战士。1959年,他转业来到得耳布尔青年岭林场,成为一名林业工人。先是做运材司机助手,后来做了小工队的物资管理员,一串钥匙挂在腰间,一走路,哗哗直响。那时,考虑到家里人口多,劳力少,日子拮据,他主动要求去当伐木工。不过半年,他就成了林区内远近闻名的出色油锯手。

1991年11月,徐殿荣光荣退休。晚辈们问他:“爷爷,你这辈子伐了多少木头啊?”

“伐了多少木头?——噢呀,没数!”他看了一眼置于墙角的那把锈迹斑斑的油锯,自言自语地说:“堆起来是一座山,放倒了是一片海!”

徐殿荣有两个愿望,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儿女们吃喝不愁,日子过得平安幸福;另一个愿望就是盼着林子快快长起来。林子大了鸟才多,林子大了,林区才像个林区。

徐崇方是林二代,徐殿荣的四儿子。1986年高中毕业时,因为林场小工队有一个接班名额,他放弃了高考,当上了采伐工。由于他头脑灵活,手脚勤快,2021年,被调到林业宾馆当经理。现在呢,担任康达岭民宿的店长。

我问他:“你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?”徐崇方沉思片刻,说:“他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好人。”他接着说:“他们那一辈人,肯吃苦,对林子有感情,对国家的林业事业怀着赤胆忠心。”

“我有时间的时候,会陪他去林子里转转。只要一进林子,他就兴奋,眼睛就发亮!”徐崇方说。

得耳布尔,因得耳布尔河而得名。

得耳布尔是宽阔的河谷之意。得耳布尔河发源于得耳布尔境内的青年岭林场,全长二百七十二公里,由东北向西南流经得耳布尔镇,以及二道河、康达岭、永青等林场,汨汨滔滔,于额尔古纳市注入额尔古纳河。

得耳布尔河的水源来自森林里的融雪和降雨,每年发生两次汛期,一曰春汛——由于积雪融化时间过于集中,地下永冻层无法渗透,导致5、6月间河水暴涨;二曰夏汛——夏季里,森林里腐殖层含水量达到饱和,加之降雨继续增多,至8月初时,夏汛暴发,河水横冲直撞,甚至发出呜呜的叫声。

得耳布尔河里鱼很多。当地朋友说,河里能叫出名字的鱼有哲罗鱼、细鳞鱼、柳根鱼、老头鱼、鲇鱼、狗鱼等。我在林区行走期间,吃过红烧哲罗鱼、酱炖细鳞鱼,还有油炸柳根鱼。哲罗鱼与细鳞鱼肉质细腻紧实,入口极香。柳根鱼个头不大,长不过一个指头,经油炸后,酥香脆爽。这几种鱼都是冷水鱼,别处很少见,但在大兴安岭林区,在得耳布尔这样的地方,却可以吃到。

须笼是林区人捕鱼的渔具。须笼是用柳条编制的,小口窄颈,腹阔而长,颈前装有柳条倒须。捕鱼时,用木壳子将河水横拦,中间留一小口,将须笼小口与之对接,鱼进入笼内,因有倒须而不得出。人们为了把鱼诱进须笼内,常常将一块骨头置于笼中。

不过,得耳布尔人更喜欢冬天凿冰眼捕鱼。有史料记载:“冬则河水尽冻,厚四五尺。夜间,凿一隙如井,以火照之,鱼辄聚其下,以铁叉叉之,必得大鱼。”——那大鱼,想必是哲罗鱼吧。

凿冰眼捕鱼,也有用丝网挂的。有经验的捕鱼人往往选择水深流急的地方凿冰眼——每隔两三米凿一个冰眼,冰眼凿妥后,用长杆把丝网一个眼一个眼地穿过去布网。布网完毕,尽可回家睡觉。次日清晨,再把冰眼凿开起网,丝网上就会挂满鱼。

四

在得耳布尔,有两个卡鲁奔,一个是卡鲁奔山,一个是卡鲁奔湿地。卡鲁奔,意思是有宝藏的地方。早年间,当地的猎人在这座山上狩猎,遇雨,就到一个山洞里躲避,并拢起一堆篝火,烘烤衣服。离开时,却发现灰烬下的石块融化了,那融化了的东西又凝结成大小不一的颗粒。猎人看着那些闪亮的颗粒惊愕不已,于是,就给这座山起了一个名字——卡鲁奔。

卡鲁奔山确实是一个奇特的地方。卡鲁奔山的东坡山腰上有一个洞,洞口阔不到一米,洞深则不可测。为何说不可测呢?因为现有测量工具都无法测到它的底儿通到什么地方。

山洞名曰冰凌洞。由洞名就可以看出,这个山洞并不温暖。洞口终年挂霜,寒气袭人。洞里更是如同冰窖,厚冰相叠,且有怪音回响。于是,这个冰凌洞就不免有了一些传奇的味道了。

早年间,当地猎人捕到大动物,不方便弄下山去,就存放在冰凌洞里,待得耳布尔河结冰后,再用马拉爬犁运回去。伐木人作业期间,带的食物也存放在冰凌洞里保鲜。

这里更是雷电密集区域。每逢雨季,卡鲁奔山的上空常常雷声轰鸣。据当地人 说,

雷声是与地下的金属矿物质对应的,雷声密集的地方,一定有丰富的矿藏。

果然,后来地质勘探部门探得,这里既有铅锌铜等金属矿,也有黄金白银等稀有矿藏,成矿带蜿蜒数里,矿脉深厚,面积广阔。

有宝藏的地方,就有看守宝藏的眼睛。卡鲁奔山上耸立着一座瞭望塔,有十八米高,常年有护林员在上面值守。这里曾多次发生雷击木火情,幸亏被瞭望塔上的护林员及时发现,迅速扑救,才没有酿成大的火灾。过去,护林员在山上的生活相当艰苦,所需物资都要靠马匹驮载运上山去,生活用水则要到山下的得耳布尔河里打取。

为了解决山上护林员的吃水问题,某日,林场请来水文专家进行勘探,在卡鲁奔山北坡找到一个点位。可是,钻探设备和打井机器轰隆隆凿了七天,生生凿了八百米深,也没有凿出一滴水,大家极为沮丧。就在打井队停止操作、拆卸设备、准备次日下山的时候,有人说,再往下打一米看看情况。结果,一米下去,奇迹出现了——一股水流喷涌而出。

我在卡鲁奔山上,找到了那口井,特意留影纪念。刚要转身的时候,有人悄悄告诉我:“这口井通着得耳布尔河呢!”

“是吗?”我瞪大了惊愕的眼睛。

“喏,那就是卡鲁奔湿地。”

站在卡鲁奔山上,向南看到的得耳布尔河谷,就是卡鲁奔湿地了。

湿地,被称为地球的“肾”,是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。湿地既有涵养水源和净化水质的功能,又有蓄洪防洪的功能。湿地,还是鸟类和水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地。

上个世纪,卡鲁奔湿地曾施行过“湿地改造计划”——在湿地上种落叶松、白桦树。可惜,湿地含水量大,落叶松和白桦树容易烂根,种下的落叶松和白桦树活了几年后,就大片大片枯萎了。

时间改变一切。如今,“湿地改造计划”的痕迹已经踪影皆无,代之而起的是天然生长的蒿柳、兴安柳和茂盛的小叶樟。

卡鲁奔湿地边有一处牧场,被改造成了“康达岭林场民宿”。我在那里住过一夜,被安排在一顶帐篷里。那里的夜晚安静得很,打开帐篷的小窗,可以望见天空的星星,一颗一颗,清清楚楚。渐渐地,星星就密集了,就成了星星的河了。我甚至怀疑,夜晚泛着亮光的得耳布尔河,是一些野性的、不守规矩的星星,把天上的银河掘开一个口子,悄悄溜下来造成的吧。

忽然,天上的星星一下就隐去了。星星呢?星星的河呢?起雾了,大雾遮蔽了星星,也遮蔽了星星的河。帐篷的小窗口有浓重的雾气往里涌,我明显感觉到寒意袭身。

我赶紧关上小窗,回到床上,倒头便睡。次日清晨醒来,听到外面同行的朋友们正在议论早起看日出的情景,话语间满是兴奋之情。

我虽没有去看,但我不后悔,因为在得耳布尔,处处都有美景。

得耳布尔,森林涵养美。
得耳布尔,生态涵养传奇。

版式设计:张丹峰



人们说,坎肩、裤子上要是没有鼓鼓囊囊的口袋,就不像一个摄影家。二十五年前初见福哥,他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。

福哥喜欢鼓捣相机,是受哥哥的影响。上世纪70年代,福哥刚上初中,十二三岁的年纪,而他的哥哥已经工作,跟三个好友合伙买了一架120红梅照相机,一人一个月,轮流玩。轮到哥哥的这个月,哥哥很高兴,手把手教他怎么玩,然后留下几个胶卷,说,我不玩的时候你只管玩。就这样,福哥一头钻进了镜头里。

后来,福哥参军三年,退伍回到老家阳泉。由于平时喜欢摄影,不时在市报上“见图”,便被调整到单位里的资料室,管资料,搞摄影。有一年,得知有一场全国财税系统书法美术摄影大赛,他便拿出最近的新作报名参赛——单位里刚举行职工拔河比赛,“胜利者”向后倒下的那一刻,比赛双方和观众们笑成海洋。这幅《乐在其中》荣获大赛二等奖,奖品是一辆令人艳羡的“飞鸽”牌自行车。骑自行车,福哥对摄影的热爱从此真的“飞”起来了!

福哥常说,咱的镜头主要是对准脚下,用镜头留下生活记忆。我每次回到阳泉,福哥总会向我展示他的最新作品,让我“看图说话”。

福哥很得意的一幅作品,叫《盂县十八盘》。山西盂县于晋冀交界处,西边是山西盂县,东边是河北平山,处于黄土高原和冀中平原的过渡地段,山势落差较大,山高,峰奇,险峻,道路高低起伏、蜿蜒曲折。摄影是个技术活儿,也是个辛苦活儿,为了取个好镜头,就得用心思。福哥常常利用节假日,一个月跑七八回十八盘,就是为了捕捉雾中山路的美景。起雾即起身,可等赶到了,雾也散了。跑得次数多了,周边村子里都有他的“线人”。一天早晨,“线人”打电话说:“福哥,看片子要起雾了,你快来!”

福哥开车赶到十八盘,正是近午时分,云雾弥漫升腾,山路掩映,若隐若现,令人兴奋!福哥扛着相机跑上跑下,拍了半个多小时,大雾渐渐散去,回看镜头里的图像,哦,浑如一幅幅苍茫劲勃的泼墨大写画卷!

有一年,阳泉突降大雪,有人告诉福哥,晋中的昔阳县回庄村有“好景儿”。他立马喊上两个战友,开车出发。

回庄村到了,天也放晴了。福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:阳光下,一排排整整齐齐码成长墙的玉米垛,被一尺多厚的大雪覆盖着,广阔的银色世界里闪耀出成排成垛的金玉米,那景象,美好又气派,震撼又壮观,是一幅天然的“瑞雪丰年图”!那一刻,《太行山上的好年景》诞生了,获得当年山西省第十八届摄影艺术展银奖。

又一年农历正月二十,按照阳泉北异村的老风俗,生旦净末丑穿着古戏装,扭秧歌,“闹红火”,男女老幼摩肩接踵,人山人海,红红绿绿,热闹得很!福哥端着相机,在场子里钻来钻去,登高爬低,仔细搜寻着最完美的摄影机位。

有了!只有趴在“这个”地方,仰角取景,才能全景式收入那些主角观众、高台低盒、里三层外三层生动而宏阔的大场面,就叫它“黄土地上的狂欢节”吧!第二天见面时,福哥笑着对我说,过了一年,正月二十又来到北异村看“红火”,一个摄影的朋友都没见着,当他走到去年取景的那个地方,嘿,“长枪短炮”全在这儿趴着呢!

踏遍青山人未老。前不久,福哥向我“炫耀”他的新装备——无人机智能摄影设备。他把一张张广阔而美好的雪山梯田图片铺开向我展示,说,你猜猜这是哪里?我仔细端详了一番,还真是没看出来。福哥得意地一笑,说,这是今年春节刚拍的,咱平定县的张庄梯田。别说你老兄看不出来,就连当地的老人们都说,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,从来没见过咱家乡这么好看!福哥说,我们站在大地上,谁能看到“天的视角”呢?多亏有这新玩意儿!

福哥本是一个“门外汉”,因为热爱和钻研,把自己练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并出版了自己的摄影作品集。福哥说,搞摄影,没诀窍,咱就是真心喜爱,动真情,下苦功,甘愿付出一切!他几乎利用所有的节假日“跑景儿”,为家乡留下许多珍贵的镜头。譬如,驰名国内外的盂县大泉古村落,经过开发,已不是原来的样貌,但福哥的镜头里保留着它的“本来面目”。这些年,福哥的作品先后获得了很多大奖,《枕河人家》入选第十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展,《烟雨浩渺显奇峰》入选第十届北京国际影展,《候补队员》入选第七届上海国际影展……一张张照片,保存了珍贵的记忆。

福哥对我悄悄说,咱嘴拙,不善言辞,就用镜头来说话吧。



镜头里的好年景

李建永



汉江四季

余佑学

上班过一座桥,坐在办公室里临窗就看到一条江的南面,江水悠悠,市井繁华。下班回到家,站在窗户前看着一条江的北面,生机盎然,灯火辉煌。

长年往返于一江南北,看清波东去,听渔舟唱晚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临窗看江,江河万里绵延,山峰高耸入云。江的南边有“保护水资源,改善水环境”巨幅标语,江的北边安澜楼下“安宁康泰”四个大字醒目,道出江岸人民守护一江清水的责任,也寄寓着人们祈望平安顺利、幸福安康的心愿。

江,叫汉江,穿城而过;城,叫安康,活力迸发。汉江长途跋涉来到安康城区段,放慢脚步,水面变得开阔起来。江水把偌大的安康城一分两半,走出一轮“上弦月”形状,护佑着南岸,滋润着北岸,一江碧水绕山城。

在“湖城一体,疏解江南,重心北移”建设

思路指导下,江岸逐步变成中心城区最重要的景观带和市民休闲娱乐的场地,小城安康成为陕南山区独具魅力的宝地。

临窗看汉江,四季不一样。春从河溪生,绿从江边长。岸边的水草、田里的菜薹子、坡地上的豌豆尖儿、香椿的芽儿、枸杞的苗儿,争先恐后报告春的消息。

窗里汉江清凌凌、瓦蓝蓝活泛起来,绿浪轻波唱着欢快的歌儿,绕山峰涉险滩,带着无限希望一路奔来。岸上碧草如茵,绿荫满道,树下蝶舞蜂飞,花香诱人。

一江春水漫涨着、充盈着、奔腾着,水形、水势、水容不停变换着花样,水滴精灵一般跳动着。

汉江的夏天,花开满窗,绿植葱茏,禾苗旺盛。“三夏”大忙时节,稻秧青青,麦浪翻滚,瓜蔓匍匐,果满枝头,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抢收抢种的劳动者身影。

清晨,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冉冉升起,在宽阔江面投射出耀眼金光,目之所及,水面上忽闪忽闪,碧波有节奏、有起伏、有韵律地涌动向前。江边的杨树、槐树、香樟等,撑起浓浓绿荫,山冈田园生机一片。“天气炎热,五谷生成”,时令的乐章里,万物在蓬勃生长。

端午前后,沿江地区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汉江龙舟节。龙腾汉江,逐浪欢歌,激荡起一江的热潮。不管是炎炎赤日,还是阴天下雨,都阻挡不住山里人“缅怀先贤、爱山敬水”的执着。在万物生长的季节里,乡民们纵情汉江,挥汗如雨,盼望着人间风调雨顺、大地五谷丰登。

汉江的秋天,天空湛蓝,谷物成熟,遍野金黄。凭窗远眺,如霞似锦。江边的树叶渐渐红红起来、黄起来,慢慢地绿色少了、黄色多了,大地上的色彩一天天不同。

岸边芦苇高过头顶,秋风摇摆着雪白的

苇穗,时有水鸟掠过江面。江心沙洲上麻柳树叶子开始泛黄,远处,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,玩着游戏,“扑通”入水,搅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。

平时,江水清灵、恬淡,可一旦下起滂沱大雨,千沟万壑的洪水如同疯狂不羁的黄骠马,蹄击着隆隆涛声,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倾泻而来,令人震撼。

汉江之冬,山头堆雪,潮湿阴冷。薄薄晨雾里,汉江升腾起一缕一缕的水汽,或是一团一团灰白色的寒雾,它们一会儿聚在一起,一会儿又散开,贴着微微江风与缓缓水流,不停变换着造型。一江寒流挡不住冬泳健儿们搏击汉江的豪情,他们振臂烟波,挑战自我,让人钦佩不已。

看千山读万水,汉江让人如痴如醉。窗前的汉江,讲述着源远流长的山河故事;日子依然温和,岁月仍在流淌。悠哉,美哉。